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杜陽雜編 第一卷

代宗廣德元年，吐番犯便橋。上幸陝，王師不利。常有紫氣如車蓋，以迎馬首。及回潼關，上歎曰：「河水洋洋，送朕東去。」上至陝，因望鐵牛，蹙然謂左右曰：「朕年十五六，宮中有尼號功德山，言事往往神驗，屢撫吾背曰：『天下有災，遇牛方回。』今見牛也，朕將回爾。」是夜，夢黃衣童子歌於帳前曰：「中五之德方衰衰，胡呼胡呼何奈何！」詰旦，上具言其夢。侍臣咸稱土德當王，胡虜破滅之兆也。黃衣，土之色。中五，土之數。衰衰者，高盛之義也。是月，副元帥郭子儀與大將李忠義、渭北節度使王仲升克復京師，吐番大潰。上還宮闕，圖功臣於凌煙閣上，因謂子儀曰：「安祿山僭亂中原，是卿再安皇祚。昨朕蒙塵，卿復戮力，今日天下乃卿與我也，雖圖券不足以褒元老。」因泣下沾衣。子儀伏於上前，嗚咽流涕曰：「老臣無復致命久矣。但慮衰耄不堪王事，賴仗陛下宗廟社稷之靈，以成微績。」上因命御馬九花虬並紫玉鞭轡以賜。子儀知九花之異，固陳讓者久之。上曰：「此馬高大，稱卿儀質，不必讓也。」子儀身長六尺餘。九花虬，即范陽節度李德山所貢，額高九寸，毛拳如鱗，頭頸鬚鬣，真虬龍也。每一嘶則群馬聳耳。以身被九花文，故號為九花虬。亦有獅子驄，皆其類。上東幸，觀獵於田，不覺日暮。忽顧謂左右曰：「行宮去此幾里？」奏曰：「四十里。」上遂令速鞭，恐闕夜，而九花虬緩緩然若行五里而已，侍從奔驟無及者。上以為超光、趁影之匹也，王子年《拾遺記》：周穆王有八駿，號超光、趁影、逐日者。自是益加鍾愛。既復京師，特賜子儀，崇功臣也。上嘗幸興慶宮，於複壁間得寶匣，匣中獲玉鞭，鞭末有文曰「軟玉鞭」，即天寶中異國所獻。光可鑿物，節文端妍，雖藍田之美不能過也。屈之則頭尾相就，舒之則勁直如繩，雖以斧鑕鍛斲，終不傷缺。上歎為異物，遂命聯蟬繡為囊，碧玉絲為鞵。碧玉蠶絲即永泰元年東海彌羅國所貢。云其國有桑，枝幹屈盤，覆地而生，大者連延十數頃，小者蔭百畝。其上有蠶，可長四寸，其色金，其絲碧，亦謂之金蠶絲。縱之一尺，引之一丈，撚而為鞵，表裡通瑩，如貫瑟瑟，雖並十夫之力，挽之不斷。為琴瑟絃則鬼神悲愁忤舞，為弩絃則箭出一千步，為弓絃則箭出五百步。上令藏之於內府，至朱泚犯禁闈，其鞭不知所在。故水部賈嵩員外所傳也。

上寬厚之德出於天然，為兒時常為玄宗器之。每坐於玉案前，熟視上貌，謂武惠妃曰：「此兒甚有異相，他日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也。」因命取上清珠，以絳紗裹之，繫於頸上。上清珠即開元初闕賓國所貢。闕賓國在西海。其珠光明潔白，可照一室，視之則出仙人玉女雲鶴絳節之象，搖動於其中。及上即位，寶庫中往往有神光異氣，掌庫者具以事告。上曰：「豈非上清珠耶？」遂令出之，絳紗猶在，乃泫然流涕，徧示近臣曰：「此我為兒時明皇所賜也。」遂令貯之於翠玉函，置之於臥內。忽有水旱兵革之災，上每虔祝之，無不應驗。

大歷中，日林國獻靈光豆、龍角釵，其國在海東北四萬里。國西南有怪石，方數百里，光明澄澈，可鑿人五藏六腑，亦謂之仙人鏡。其國人有疾，輒照其形，遂知起於某藏腑，即自採神草餌之，無不癒焉。靈光豆，大小類中國之茶豆。其色殷紅，而光芒長數尺，本國人亦呼為詰多珠。和石上菖蒲葉煮之，即大如鵝卵，其中純紫，秤之可重一斤。上啗一丸，香美無比，而數日不復言饑渴。龍角釵類玉而紺色，上刻蛟龍之形，精巧奇麗，非人所制。上因賜獨孤妃。與上同游龍舟，池有紫雲，自釵上而生，俄頃滿於舟楫。上命置之掌內，以水噴之，遂化為二龍，騰空東去。

上崇奉釋氏，每春百品香，和銀粉以塗佛室。遇新羅國獻五彩氍毹，制度巧麗，亦冠絕一時。每方寸之內，即有歌舞伎樂、列國山川之象。忽微風入室，其上復有蜂蝶動搖，燕雀飛舞。俯而視之，莫辨真偽。又獻萬佛山，可高一丈，因置山於佛室，以氍毹藉其地焉。萬佛山則雕沉檀珠玉以成之。其佛之形，大者或逾寸，小者七八分。其佛之首，有如黍米者，有如半菽者。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無不悉具。而更鑲金玉水精為幡蓋流蘇，菴羅薔卜等樹，構百寶為樓閣台殿。其狀雖微，而勢若飛動。又有行道僧徒，不啻千數。下有紫金鐘，徑闊三寸，上以龜口銜之。每擊其鐘，則行道之僧禮首至地，其中隱隱謂之梵音，蓋關戾在乎鐘也。其山雖以萬佛為名，其數則不可勝紀。上因置九光扇於岩巖間，四月八日召兩眾僧徒入內道場禮萬佛山。是時觀者歎非人工，及睹九色光於殿中，咸謂之佛光，即九光扇也。由是上令三藏僧不空念天竺密語於口而退。傳之於僧惟籍。

李輔國恣橫無君，上切齒久矣。因寢夢登樓，見高力士領兵數百鐵騎，以戟刺輔國首，流血灑地，前後歌呼，自北而去。遣謁者問其故，力士曰：「明皇之令也。」上覺亦不敢言，輔國尋為盜所殺。上異之，方以夢話於左右。先是肅宗賜輔國香玉闕邪二，各高一尺五寸，奇巧殆非人間所有。其玉之香，可聞於數百步，雖鑿之於金函石匱，終不能掩其氣。或以衣裾誤拂，則芬馥經年。縱澣濯數四，亦不消歇。輔國常置於座側。一日方巾櫛，而闕邪忽一大笑，一悲號。輔國驚愕失據，而輾然者不已，悲號者更涕泗交下。輔國惡其怪，碎之如粉，以投廁中，其後常聞冤痛之聲。其輔國所居里巷，酷烈彌月猶在，蓋春之為粉而愈香故也。不月周歲而輔國死焉。初碎闕邪，輔國嬖奴慕容官人，知異常物，隱屑二合。而魚朝恩不惡輔國之禍，以錢三十萬買之。及朝恩將伏誅，其香化為白蝶，竟天而去。當時議者以奇香異寶，非人臣之所蓄也。輔國家藏珍玩，皆非人世所識。夏則於堂中設迎涼之草，其色類碧，而乾似苦竹，葉細如杉。雖若干枯，未嘗雕落。盛暑束之牕戶間，而涼風自至。鳳首木高一尺，雕刻鸞鳳之狀，形似枯槁，毛羽脫落不甚盡。雖嚴凝之時，置諸高堂大廈之中，而和煦之氣如二三月，故別名為常春木。縱烈火焚之，終不焦黑焉。涼草鳳木或出於薛王宅。《十洲記》事：「火林有不焚之木。」殆非此類者耶？

魚朝恩專權使氣，公卿不敢仰視。宰臣或決政事不預謀者，則皆睡曰：「天下之事豈不由我乎？」於是上惡之。而朝恩幼子曰令徽，年十四五，始給事於內殿，上以朝恩故，遂特賜祿焉。未決旬月，同列黃門位居令徽上者，因敘立於殿前，恐其後至，遂爭路以進。無何，誤觸令徽臂，乃馳歸告朝恩，以班次居下為同列所欺。朝恩怒，翌日於上前奏曰：「臣幼男令徽位處眾僚之下，願陛下特賜金章以超其等。」不由非便求紫。上未及語，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而至，令徽即謝於殿前。上雖知不可，強謂朝恩曰：「卿兒著章服大宜稱也。」魚氏在朝，動無畏懼，他皆仿此。其同列黃門尋遭斥逐於嶺表。及朝恩被誅，天下無不快焉。

上纂業之始，多以庶務託於鈞衡。而元載專政，益墮國典。若非良金重寶，越趨左道，則不得出入於朝廷。及常袞為相，雖賄賂不行，而介僻自專，少於分別，故升降多失其人。或同列進擬稍繁，則謂之查伯。由是京師語曰：「常無分別元好錢，賢者愚而愚者賢。」時崔佑甫素公直，與眾言曰：「朝廷上下相蒙，善惡同致，清曹峻府，為鼠輩養資，豈裨皇化耶？」由是益為持權者所忌。至建中初，佑甫執政，人心方有所歸。元載末年，造葦輝堂於私第。葦輝，香草名也，出于闐國。其香潔白如玉，入土不朽爛，春之為屑，以塗其壁，故號葦輝焉。而更構沉檀為梁棟，飾金銀為戶牖，內設懸黎屏風，紫綃帳。其屏風本楊國忠之寶也，屏上刻前代美女伎樂之形，外以玳瑁水犀為押，又絡以真珠瑟瑟。精巧之妙，殆非人工所及。紫綃帳得於南海溪洞之酋帥，即蛟綃之類也。輕疏而薄，如無所礙。雖屬凝冬，而風不能入；盛夏則清涼自至。其色隱隱焉，忽不知其帳也，謂載臥內有紫氣。而服玩之奢僭，擬於帝王之家。葦輝之前有池，悉以文石砌其岸，中有蘋陽花，亦類白蘋，其花紅大如牡丹，不知自何而來也。更有碧芙蓉，香潔菡萏偉於常者。載因暇日，憑欄以觀，忽聞歌聲清響，若十四五女子唱焉，其曲則《玉樹後庭花》也。載驚異，莫知所在。及審聽之，乃芙蓉中也。俯而視之，聞喘息之音，載惡之既甚，遂剖其花，一無所見，即秘之不令人說。及載受戮，而逸奴為平盧軍卒，人故得其實。載有龍須拂，色如爛樅，可長三尺。削水精為柄，刻紅玉為環鈕。或風雨晦暝，臨流沾濕，則光彩動搖，奮然如怒。置之於堂中，夜則蚊蚋不敢入，拂之為聲，雞犬牛馬無不驚逸。若垂之池潭，則鱗介之屬悉俯伏而至。引水於空中，則成瀑布三五尺，未嘗輒斷。燒燕肉熏之，則若生雲霧。厥後上知其異，屢言之，載不得已而遂進焉。載自云得於洞庭道士張知和。載寵姬薛瑤英攻詩書，善歌舞，仙姿玉質，肌香體輕，雖旋波、搖光、飛燕、綠珠，不能過也。瑤英之母趙媧，亦本岐王之妾妾也，後出為薛氏之妻，生瑤英而幼以香啗之，故肌香也。及載納為姬，處金絲之帳，卻塵之褥。其褥出自勾驪國，一云是卻塵之獸毛所為也。其色殷鮮，光軟無比。衣龍綃之衣，一襲無一二兩，搏之不盈一握。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，故於異國以求是服也。唯

賈至、楊公南與載友善，故往往得見歌舞。至因贈詩曰：「舞袂銜衣重，笑疑桃臉開。方知漢武帝，虛築避風台。」王子年《拾遺記》：「趙飛燕體輕恐暴風，帝為築台焉。」公南亦作長歌褒美，其略曰：「雪面蟾娥天上女，鳳簫鸞翅欲飛去。玉釵碧翠步無塵，楚腰如柳不勝春。」瑤英善為巧媚，載惑之，怠於塵務。而瑤英之父曰宗本，兄曰從義，與趙媼遞相出入，以搆賄賂，號為關節，更與中書主吏卓倩等為腹心。而宗本輩以事告者，載未嘗不頷之。天下賈寶貨求大官職，無不恃載權勢，指薛、卓為梯媒。及載死，瑤英自為俚妻矣。論者以元載喪令德而崇貪名，自一婦人而致也。傳於進士賈遂。

德宗皇帝英明果斷，無以比德。每進用公卿大臣，莫不出自宸衷。若聞一善可錄，未嘗不稱獎之。百官對敷如稍稱旨，無不擡眉聳聽，朝退輒書其姓名於座側。或有獎用，多所稱職。故卿大夫已下調上聖英睿。每與宰臣從容詢訪時政，往往呼其行第。其尚賢進善皆此類也。及上蒙塵，幸奉天，翰林學士姜公輔屢進嘉謀，深葉上意。初，涇原兵亂長安，公輔奏云：「朱泚甚有反狀，不如早為之所，無令為凶逆也。」上倉皇之際，不暇聽從。更云：朱泚素鎮涇原，頗得將士心，今罷兵權，居常悒悒，不如詔之以從鑿駕。不然，即斬之以絕後患。及聞段秀實之死，上執公輔手曰：「姜公姜公，先見之明可謂神略矣。盧，朕擢自郡守，坐於廟堂，自陳百口之說，何獨悞我也！」盧常言以百口保朱泚不反。上將欲幸奉天，自攜火精劍出內殿，因歎曰：「千萬年社稷，豈為狗鼠所竊耶？」遂以劍斷檻上鐵後狴，應手而碎，左右皆呼萬歲。上曰：「若碎小寇如斬後狴，不足憂也。」及乘輿遇夜，侍從皆見上仗數尺光明，即火精劍也。建中二年，大林國所貢云。其國有山方數百里，出神鐵。其山有瘴毒，不可輕為採取。若中國之君有道，神鐵即自流溢，鍊之為劍，必多靈異。其劍之光如電，切金玉如泥。以朽木磨之，則生煙燄；以金石擊之，則火光流起。上始於行在，無藥餌以備將士金瘡。時有裨將為流矢所中，上碎琥珀匣以賜之，其匣則火精劍匣也。近臣諫曰：「陛下奈何以裨將金瘡而碎琥珀匣？」上曰：「今凶奴逆恣，欲危社稷，是軍中藉材用人之際，而戰士有瘡，如朕身之瘡也。昔太宗剪鬚以付英公，今朕以人為寶，豈以劍匣為寶也！」左右及中外聞者，無不感悅。初，上欲西行，有知星者奏上曰：「逢林即住。」上曰：「豈可令朕處林木間乎？」姜公輔曰：「不然，但以地名亦應也。」及奉天尉賈隱林謁上於行在，上觀隱林氣宇雄俊，兼是忠烈之家，而名葉知星者語，隱林即天寶末賈循之猶子也。上因延於臥內，以采籌略之深淺。隱林於御榻前以手板畫地，陳攻守之策，上甚異之。隱林因奏曰：「臣昨夜夢日墜地，臣以頭戴日上天。」上曰：「日即朕也，此來事莫非前定！」遂拜為侍御史，糾劾行在。尋遷左常侍。後駕遷幸梁州，而隱林卒。

二年夏五月，京師副元帥李晟收復宮闕。朱泚走涇原，而兵士才餘數百人，昏忽迷路，不辨南北，因問路於田父。田父對曰：「豈非朱太尉耶？」偽宰相源休止之曰：「漢皇帝。」泚偽號漢。田父曰：「天不長凶，地不生惡，蛇不為龍，鼠不為虎。天網恢恢，去將何適？」泚怒將殺之，忽亡其所在。及去涇州百餘里，泚忽馬上叩頭稱乞命，而手足紛紜若有拒捍，因之墜馬。良久復甦，左右扶上馬，問其故，泚曰：「見段司農、劉海賓杖戈執戟，與朕相敵，不堪其苦也。」時將士聞者益懷異意。翌日達涇州，偽節度使田希鑿閉門不納，遂至寧州彭源縣，為心腹衛士韓旻、薛綸、朱維孝等逼而墜棄，將殺之。泚謂旻曰：「汝等朕所鍾愛，今將敗績，可忍共殺耶？」旻曰：「誠為陛下腹心，失則不可共為塗炭。今借陛下之首以取富貴也。」言未終，泚首已斷。泚始亂長安，源休、姚令言等，廣陳圖讖，以堅泚意。及為偽宰相，日益自負。休乃收圖書，貯倉廩，作蕭何事業。或聞王師不利，而喜色出面，謂令言曰：「天下將定，吾等之功豈後於蕭何矣？」令言曰：「漢皇未弱於劉季。」休退語偽黃門侍郎蔣諫曰：「若度其才，即吾為蕭，姚為曹耳。」識者聞之，謂休不奈官職。喬琳雖受偽官而性好諧戲，因語舊僚曰：「源公真所謂火迫鄭侯耳。」

代宗朝，異國所獻奇禽馴獸，自上即位多放棄之。建中二年，南方貢朱來鳥，形有類於戴勝，而紅背紺尾，尾長於身。巧解人語，善別人意。其音清響，聞於庭外數百步。宮中多所憐愛，為玉屑和香稻以啗之，則其聲益加寥亮。夜則棲於金籠，晝則飛翔於庭廡，而俊鷹大鵠不敢近。一日，為巨雕所搏而斃，宮中無不歎歎。或遇其籠自開，內人有善書者，於金華紙上為朱來鳥寫《多心經》。及朱泚犯禁闈，朱來鳥之兆明矣。又大歷中，澤潞有僧號普滿，隨意所為，不拘僧相，或歌或哭，莫喻其旨。以言事往往有驗，故時人比為萬回。建中初，於潞州佛舍中題詩數篇而亡去。所記者云：「此水連涇水，雙珠血滿川。青牛將赤虎，還號太平年。」此水者，泚字。涇水者，自涇州兵亂。雙珠者，泚與弟滔。青牛者，興元二年乙丑歲。乙，木也；丑，牛也。是歲改貞元元年。丙，火；寅，虎也。是歲賊平故也。

上切於時政，而頗倚注於台衮之臣。每命相，密召學士草詔。及進本，上輒多改注，即顧謂左右曰：「朕處渠等極位，復以美詞褒之，所冀為朕戮力同心以成大化。」既用崔佑甫為相，悉以國務委之，而佑甫事無巨細悉皆陳諫。上曰：「朕與卿道合，天下細事卿宜隨便割奏，無乃多疑朕也。」自是佑甫之道益為公當。及楊公南、盧執政，報恩復讎，紊亂綱紀，朝野為之戢手。公南既殺劉晏，士庶莫不冤痛之。明年，公南得罪，賜死崖州，時人謂劉相公冤報矣。建中元年七月乙丑，楊殺晏。二年十月乙未，貶楊為崖州司戶，去州百里賜死。實錄云：七月庚午晏已受誅，使回，云至乙丑，下詔殺之。

上每臨朝，多令徵四方丘園才能學術直言極諫之士，由是提筆貢藝者，滿於闕下。上親自考試，用絕請託之門。是時文學相高，公道大振，得路者咸以推賢進善為意。上試制科於宣政殿，或有詞理乖謬者，即濃筆抹之至尾。如輒稱旨者，必翹足朗吟。翌日，則徧示宰臣學士曰：「此皆朕門生也。」是以公卿大臣已下，無不服上藻鑿。宏詞獨孤綬所司試《放馴象賦》，及進其本，上自覽考之，稱歎者久，因吟其句曰：「化之式孚，則必受乎來獻；物或違性，斯用感於至仁。」上以綬為知去就，故特書第三等。先是代宗朝文單國累進馴象三十有二。上即位，悉令放之於荆山之南，而綬不辱其受獻，不傷放棄，故賞其知去就焉。

貞元三年，中常侍自蜀使回，進瑞鞭一。其文節高，有麟鳳龜龍之形，體質微，而鱗甲毛羽無不備具。其色照爛，有類琥珀。於暗中揮之則如電光。上雖不好寶貨祥瑞，及覽此鞭，頗甚稱旨稱歎。遂置之於明珠匣，其匣蓋飾以明珠者也。

上西幸有二馬，一號「神智驄」，一號「如意騮」，皆耳中有毛，引之可長一尺。《相馬經》云：「耳中有毛長一尺者，日行千里。」而進退緩急皆如上意，故以是名之。一日，花木方春，上欲幸諸苑。內廄控馬侍者進瑞鞭，上指二駿語近臣曰：「昔朕西幸有二駿，謂之二絕；今獲此鞭，可謂三絕矣。」遂命酒飲之，左右引翼而去，因吟曰：「鴛鴦赭白齒新齊，晚日花間落碧蹄。玉勒乍回初噴沫，金鞭欲下不成嘶。」中書舍人韓翃詩也。

八年，吳明國《洞冥記》有吳明之瓏。貢常燃鼎，鸞蜂蜜。云其國去東海數萬里，經挹婁、沃沮等國。挹婁、沃沮皆出《漢·東夷傳》。其土宜五穀，珍玉尤多。禮樂仁義無剽劫，人壽二百歲。俗尚神仙術，而一歲之內乘雲控鶴者往往有之。常望有黃氣如車蓋，知中國有土德王，遂願入貢焉。常燃鼎量容三斗，光潔類玉，其色純紫，每修飲饌，不熾火而俄頃自熟，香潔異於常等。久食之，令人反老為少，百疾不生。鸞蜂蜜，云其蜂之聲有如鸞鳳，而身被五彩，大者可重十餘斤。為窠於深巖峻嶺間，大者占地二三畝。國人採其蜜三二合，如過度則有風雷之異。若悞螫人則生瘡，以石上菖蒲根傳之即愈。其蜜色碧，常貯之於白玉椀，表裡瑩徹，如碧琉璃，久食之令人長壽，顏如童子，髮白者應時而黑，及沉痾眇跛諸僻惡之病，無不療焉。